

主編的  陳恒安

行動中的大學

沒有人還需要從前的這些傳聲筒了，
除非有哪個傳聲筒具有創造發明的特質、原創，而且罕有。

米榭·塞荷《拇指姑娘》

我們應該先從教學產生持久的興奮感來評判教學，
而不是從教學傳遞的知識量來評判。

蓋瑞·葛汀《哲學能做什麼？公共議題的哲學論辯與思維練習》

西元1088年，義大利波隆那誕生了西方第一所大學。900多年的大學歷史，讓歐洲人在20世紀末選擇此地，簽署高等教育改革的「波隆那宣言」。九百多年前的大學會是什麼樣子，很難想像了吧？不過只要不容易想像的念頭一起，或許我們就已經默認了大學與時俱進，不斷改變的事實。

最近畢業季，常見師長穿上各自戰鬥服參加畢業典禮，爭奇鬥艷，好不熱鬧。常有人問，那你們學校的咧？其實，我們學校……並沒有博士服。西德在20世紀60年代學生運動之後，便取消博士服。當時德國青年提出口號：「長袍底下，千年陳腐」(Unter den Talaren – Muff von 1000 Jahren)，呼籲大學以此行動一掃戰前納粹千年帝國所帶來的沉痾桎梏。從臺灣經驗來看，學術長袍成為畢業服，甚至流行至幼稚園，雖是習以為常，但多層意義轉換，大概是少有人關注了。

900多年來，大學到底與社會如何互動？1355年發生在英國牛津大學的「鎮民與紳民之爭」(Town and Gown)，師生與鎮民的流血衝突，或許是個重新思考的起點。大學雖是學術知識的生產地，知性文化的保存地，但若將社會整體視為穩固的集體，且自居上游，那麼大學永遠預設了某種階級態度。



主編的話

校長的話

大事記

合力寫校史

觀點

發現成大

夢想成大

榕園記事

以知識來說，大學似乎一直預設社會無能，民眾被動，總是熱切地想要讓更多民眾掌握新知。反映在大學中的課程規劃也是如此，充斥補不足的憂心。

最近有本新譯書，法國哲學家米榭·塞荷的《拇指姑娘》中以謳歌的方式提醒我們，當只要動動手指，谷歌、維基、youtube等網路將提供我們無盡知識的時代，我們／大學究竟還能，或者應該做些什麼？

拇指世代的誕生離現代不久，Apple II誕生於1977年，IBM PC發表於1981年。如果6歲上學開始玩電腦，那麼第一代的拇指姑娘或少年，現在還不到50歲。半個世紀的發展，讓知識本身不再神秘，不再奇貨可居，當大家都能輕彈一指隨即擁有的時候，光比較知識擁有量看來已沒有魔力了。

如果不比知識存量，那應該著重什麼？連結、溝通、對話、分享、交流都是建議。其實，我們並不是不知道，而且也默默地付出了許多年月的心力。成大256的「觀點」，便是

成大人知識溝通領域的努力。無論是所謂的科普雜誌、科學演講、科學展演、科學活動，成大人都有意識地，慢慢地放下以自身啟蒙他人的心態，開創平台讓他人藉此自我啟蒙。有時候看似反叛其實是返回，以教育的精神來說，正如蘇格拉底說的老話：「教育是點燃火苗，而非填滿容器」！

點燃火苗得靠各種機會，更得靠相互示範。第一次出現在「榕園記事」的「傳習」專欄，在知識經濟產權氣氛瀰漫的當代，是前輩學者極具溫度的出版心法。而環繞著「吃」的幾篇文章，無論是實際、隱喻或夢想，則以實際生活的難題為問題情境，試圖點燃成大人好奇、關注與付出的火苗。

成大歷史或許只有大學歷史的10分之1不到，但我們處於拇指世代，變化快速，史無前例。成大不可能故步自封，也不可能無視經驗，重點是我們該將什麼視為大學的優先？如果，當代社會還需要大學的話。

